

集部

至正集卷二十八

元 許有壬 撰

絶句

仲達送予至湘陰别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有懷作二絶寄之

吾子才華我最知鬢毛回首各成絲汨羅江上一杯酒萍水相逢又幾時

江蘺杜若滿汀洲騷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人何處望予舟

無題

去年曾約牡丹開同向花前把一杯今日花開人不見對花無語却歸來

原功題馬宣使墨蘭二幅後云寄予一笑因次韻書其側且寄原功

晼香連水水連天人到湘臯骨已仙薄領如山空看畫

江南秋色正清妍
秋蘭香裏翰林家只寄新詩不寄花應笑塵纓戀京國
豈知心在楚天涯

題姑射乘龍圖

姑射仙人昔住山乘龍飛去幾時還只知堯舜如陶鑄
不道聲名墮世間

題三教啜醋圖

吾儒風味格堅頑二氏而今亦慕酸涓滴沾濡已如此

臭容三斗故應難

貢院陪諸公夜話俄聞曉鐘

燭花簌簌褪春紅睡思消磨語笑濃底事東風敗人意半天吹響五更鐘

催諸公考卷

添燭須教夜達晨繼茶莫遣睡欺人城南桃李城東柳政好聯鑣管領春

雄飛和詩未至以二口號速之

騷壇紀律素嚴明一幟揭風到處贏何事而今苦慳恡有人乘夜欲登城

兩廳形迹馬牛風盡日相望杳靄中恰似蓬山三萬里懐人何處覔詩筒

何國器以精藝受知出而徴入者數矣出守江陰尚慮其不果行也書以贈之

華髪蕭蕭舊秘書木天圖籍幾勤劬莫教作郡江南去天子時時幸石渠

過街塔原功名之曰雪竇又謂之名利關竇言其狀關言其實也過之有感賦二口號

來往憧憧急欲飛此關參透古來稀老夫今日出關去却是罷參真欲歸

石城瓊壁聳浮屠一竅開通作要途為問幾人能不竇更從竇外覔江湖

歲晚喜晴

窮冬長路遽踆踆風景彌旬暖似春造物見憐知有為

平生真是負暄人

車中戲作

不是車中有布乎亦非客子事狂圖却須側掛一壺酒道路荒涼無處沽

贈胡謙牧

尋常公署復朝參會面何由一接談却是老天相補報直教聯轡過燕南

獨樂臺用眠分黃犢草坐占白鷗沙為韻分賦得

首尾二字

踈慵閉戶事高眠幾負郊原雨後天今日野心收不定馬家莊上好林泉

濺濺流水抱村斜半入疏畦半遍麻故里溪山足風物慎毋重踏一堤沙

題仇公度總管首陽采薇圖

史遷怨氣因舒泄吏部雄文痛發揮盡美未能兼盡善益知周粟不如薇

吴道子周處磨劔圖

長蛟猛虎不難屠大勇其惟改過乎拋却步光為善士方知自礪有工夫

范寛積雪圖

岡巒樓閣鬬清姸一段空明水玉天不到閬城東向望

范家神妙若為傳

薛思孝夢菊堂

華胥鄉裏有東籬冉冉寒香步步迷政爾神交陶靖節

月斜霜落忽聞雞

題明道賛後房希文教授求題

聖遠經殘道晦蒙茫茫千四百年中墓頭兩字形容盡未可尋常議潞公

七賢過寒林圖為蔡仲謙運使作

竹林陳迹已無稽作者千年復有誰捎拙爐邊不安坐天寒日暮欲何之

温子昂畫天王

萬年麟史著尊稱底事空門妄欲爭尺許斷縑何足答古來多少盜虛名

李將軍畫馬用班彥功韻

真龍幻出笑談間想像初離十二閑只恐風雷終變化九天飛去幾時還

寄李仲舒二首

東門暫別已傷神驛騎何堪又海門明日洹溪桃李下春風誰與共清尊

水曹清貴治吳邦更有風烟助錦囊後夜吳松江上月多應移照栢臺霜

題崔鑑泉署丞作春山隱秀扇面

半生給事五雲間慣作蓬壺富貴仙移入月輪收不住光風浮出翠屏顔

米元章臨歐陽詢帖

米家神俊不可過時學歐陽險勁書只道叔敖無少異豈知優態未能除

高宗臨王羲之七月帖

帝王言道不言書況復時丁扳蕩餘偶效右軍書七月中原王業定何如

王右軍屏風帖宣和所收

鼠鬚繭紙久消磨誰信王書世不多片楮多應有神護永和流播到宣和

高房山青山白雲圖為蔡仲謙運使賦

房山人品素高賢流出天機肺腑間一片氷紈才數尺

幾重雲樹幾重山

再用鮮于伯機郭安道韻題房山畫二首

亂雲斜日遠冥濛樵徑縈紆一線通可笑無根滿林樹春風才發又秋風

杳杳層樓出半山森森寒木䕶重關白雲不去為霖雨要與青山一樣閒

題李師孟嵩雲堂

極天終古翠巍巍能聚陰陽贊化機寄與降神申甫輩

出為霖雨莫忘歸

甲申元日春帖

雪消春意便暄妍靜看天機善斡旋試筆鯨川記風景青天白日甲申年

題羣魚圖

名品雖殊樂意均藻香蒲軟一湖春莫言惠子非知者猶勝臨淵羡汝人

蘇彦良西埜堂四絶

春雲護雪未全消老栢乗氷冷不揺鴈柱十三絃上月
酒闌香燼可憐宵
玳筵紅袖不知寒春在歌喉暖響間我輩年來要陶寫
好將西墅作東山
蒼苔滿逕樹連村中有幽人屐齒痕此去客來宜定約
無詩無酒不開門
築堂西墅事西疇桃杏才春麥又秋愼勿下堂東向望
禺商毫末拂牙籌

安平孫茂實九十八不衰諸公有詩賀其高年者

德

九十八年猶矍鑠百千萬事任浮沈郊原杖屨親朋酒

此是期頤未了心

題對鏡寫真圖用滕玉霄韻

鏡中几上共三人為問先生孰是真自古聖賢皆不死

楮生何足託吾身

題千葉桃圖

五出凡花一掃空萬重千疊裏春風連昌有竹堪為侶底事牆頭簌簌紅

敗荷鷺鷥扇面

葦折荷枯水有聲埜塘斜日影伶俜鵁鶄班裏忽飛去點破西山一段青

題和叔扇頭時坐登瀛樓

樓居高出白雲間不為求仙只為山領取烟嵐無限景天教吾與子俱閒

天寧方丈題和叔扇頭

涼飈深殿度颼颼老栢踈篁已報秋弱水波濤三萬里

人間自有小瀛洲

陪明初行獨樂臺溪邊得口號

寒波清淺帶霜流不到溪邊不見秋疊嶂層崖三百轉

樹梢擎出月如鉤

次白公嚴韻謝其寄酒與柑

任城緑醑侑黃柑遠寄山中豈所堪香霧噀人醒易解

不教飛夢到江南

題弄花香滿衣圖

氷綃桂𦆵縷金裙浮動紅芳亂綵雲捲却六銖春沁骨

荀郎無復事爐熏

理宗書金丹詩以下四首題翰長開府公卷軸

常笑秦皇與漢皇一生徒夢白雲鄉東南㝡爾垂亡國

猶說金丹事渺茫

杜子美騎驢醉歸圖

田翁招飲不須沽時事多憂一醉除天子乗騾蜀山險
浣花溪上分騎驢

竹

玉立蕭森幾百竿隂晴風雨各平安石尺節操不可轉
宜與此君同歲寒

虎

畫虎不成常類狗伊誰畫狗却如獅世方取貌不求實
猛獸滿山知不知

城樓暮靄以下八首詠東城之景

樓上烟霏暝欲無樓前車馬正馳驅幽人不為晨昏迫只看天然水墨圖

杏苑初春

玄都道士不栽桃却愛生紅閙樹梢此去東風吹不散仙家自有鳳麟膠

灞蓮香雨

紛紛轂擊復肩摩有此清漣萬柄荷沈水香中宜早賞

秋聲不似雨聲多

洞陽午碁

琳宫寥閴子聲頻樹影初圓局幾新門外茫茫名利海可憐柯爛竟無人

西圃晚眺

秋容淡淡映踈雲聊向蒼苔散屐痕欲採紫芝心萬里斜陽盡處是崑崙

延翠秋晴

霜清水落静無埃邀得西山入座來爽氣已供朝拄笏烟光更助暮銜杯

女牆積雪

千雉瓊瑶琢不開隠然凹凸混皚皚皇州寒盡春如海不似秦淮月過來

寒林噪鴉

樹梢斜日下遲遲啼破荒烟揀一枝不為上林無著處

寒林宜畫更宜詩

至正集卷二十八

至正集卷二十九

元 許有壬 撰

絶句

調趙子期二首

玉堂學士日攻文不識郊原有好春得見杏花千百樹却因東郭送行人

春來頻約趙崇文同避紅塵踏暖雲底事相逢却歸去

杏花今日雪紛紛

題經筵安仝譯史新刻千文賜本二首

芸閣風清晝景遲楮生毛穎侍多時吾皇游藝超今古能事猶推智永師

隋僧變滅等浮雲七十三行墨尚新閣本重翻鐵門字聖恩均到石渠人

題趙仲穆二馬圖

曹韓遺跡已無多松雪堂中見小坡珍重雙龍莫飛去

人間銅式久消磨
房星淪彩渥洼竭神物誰令畫得成幸自天閑異虞闕
忍教立仗不教鳴
題愛蓮圖用卷中魯子翬韻二首
光風霽月不可見奔軼誰能繼絶塵看取芙渠的中意
一番花發一圖新
昭昭無極發天倪底事之人路尚迷但使愛蓮知所愛
世間何水不漁溪

題段吉甫助教武夷山圖

千崖樓閣濕青紅一水盤迴萬壑通不為風烟有佳色紫陽道氣在山中

題單父宋希賢孝友詩卷

家貧身壯贅它門有志渾如不贅人致樂致哀終子職肯教秦法變彛倫

和神保欽之御史監試上京韻四首

蹕林雲霧護皇州貝闕珠宫遠似浮驄馬歸時人盡道

槐花開徧上林秋

灤水天家第一州赤霄樓觀紫烟浮因君記我昔此役
二十五番鴻鴈秋

茫茫九點認齊州大地如舟日夜浮龍虎臺前新雨露
人間無此一天秋

醉眼曾空十二州肯隨人海共沈浮白頭不用悲陳迹
木落霜清恰見秋

次巴克實彥卿雪中見示韻六首

曚曨曉霧勒晨光一様隆寒两月强欲和陽春呵凍硯老夫持酒手猶僵

殘雪虚窻夜有光小齋清話意差强江南不寄梅花信冷眼空看萬水僵

東華射圃接天光日日趨朝看晚强白髮無能思補報肯矜霜簡幾人僵

曾向騷壇接步光將雖云老尚兵强莫言白戰無英氣百足商蚷死不僵

晃朗江天炫日光玉峯寒立闘高强自然有類昌黎筆

籍湜誰能走且僵

誰因景物競流光為學終身貴自强身立程家門下雪

從知寒氣豈能僵

題岳陽樓圖 為鄂諾參議賦

憶昔登樓得句新君山湘水共無塵而今見畫思陳迹

深愧先憂後樂人

題滕王閣圖

賜麻帝子久無聞南浦西山自雨雲遂使閣名傳不朽却因駢儷一篇文

謝淮東廉司經歷馬九霄畫鶴見寄

騎上揚州不可招一朝蜕影入氷綃凡夫豈敢留仙驥却遣銜書赴九霄

題澹然平章鷂子

西風涼動早秋天小雀何須畏杜宣見説微形多變化好為布穀莫為鷂

題明初扇

廣文庭下草青青絳帳秋風一夕生詩思莫教鄉思攪江湖華髮我同聲

中秋可行招飲因誦東坡明月明年何處看之句座中請明初可行各和其韻予得二首皆用三疊體仍命禎賦

夜來風雨不成寒似念幽人在考槃老夫老態月應道明鏡明朝君自看

夜深風露恰知寒風在絺衣月在盤一樽濁酒對明月千里佳人應共看

題明初所藏暮雲樓閣圖

倚空寒立翠屏顔樓在重雲縹緲間松下罷琴人未去夕陽應待鶴飛還

題明初所藏青山白雲圖

不成蒼狗不成衣添出峯巒一段奇雲去雲來山自若笑它前日作霖時

溪上樓以下八首詠徐氏竹溪之景

一曲清波不受塵倚闌長日翫𢾼淪風烟莫道翁收盡撞透烟樓更有人

竹間樓

高居已是脫畀凡況在蕭森冷翠間欲識此君清絶處盡遮塵俗不遮山

扁舟亭

陸居無屋舟無水得似先生屋作舟人海茫茫我何有

且教滿載一天秋

藍田别墅

輞川邱壑蔓寒藤境異心同有此名見說主人惟種德不須石子玉還生

挂墩

翁家多挂鬱成堆幾度秋風幾世栽好是麟兒成宅相蟾宫又折一枝回

釣臺

石巖雲矗俯深溪下有清風動一絲我亦忘魚聊復爾可憐温水誤昌黎

石塢潭

鄙塢金多竟不存清堅輸與老雲根潭中鱸鮪知多少已有飛騰過禹門

軍山

昔年屯聚亦偷生今日柴扉夜不扃却羡此山能領會時危時泰一般青

題子昂竹石

坡仙戲墨是信手松雪晚年深得之兩竿瘦竹一片石中有古今無盡詩

題班彥功山水扇圖

錢塘江上又秋風老友淪亡夢不通勝槩肯教同羽化山河寫在月輪中

作樂導水 以下二十四首次可行圭塘雜詠韻

洹溪混混源頭活分得枝流入小塘怪底凝雲吹不散

管絃聲滿水中央

檇橀落成

一犂才空一曲隨胼胝今日頓忘疲年來懷抱須陶寫敢笑長安衆富兒

柳下聽鶯

萬條金縷裊長身勾引遷喬語意新休向建章誇百囀陶家門徑有餘音

舟中對鷺

禪定聯拳斂素裳豈知船上載紅粧主人有約休相負多少魚兒要汝忘

荷觴酌酒

野人飲具謝玻璃自有天然軟玉巵蕩漾翠濤擎不定有人諆笑任淋漓

蕉葉題詩

騷鄉綠楮寓芭蕉翠瑩尤宜運紫毫風致於詩真有助卯君才調況清高

荷淨納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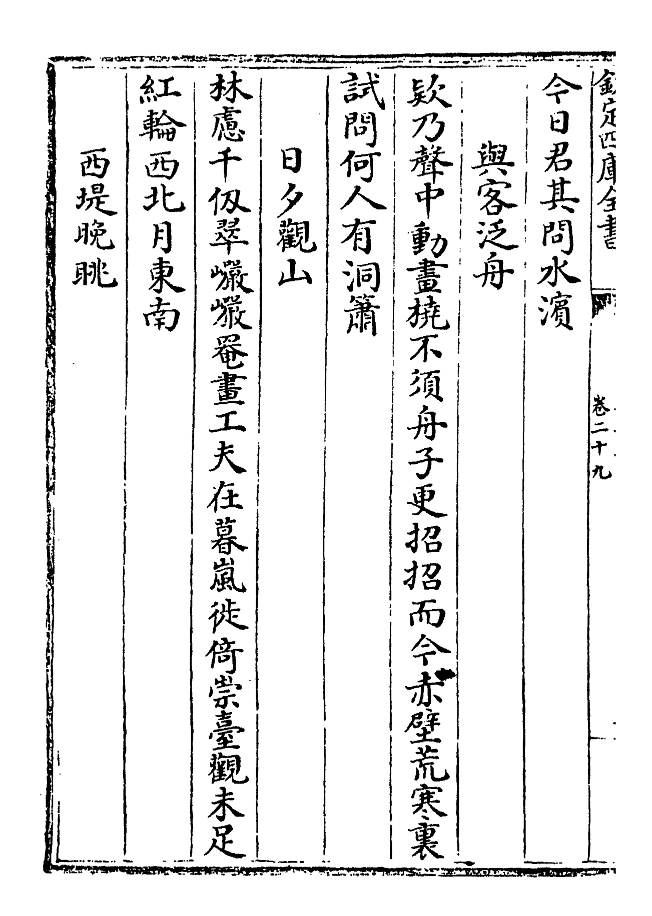
柳陰多處著方牀萬柄無塵各有香危坐悠然受清供風聲撼撼更秋涼

開窻看雨

一時清響鬧新荷其奈龍公不肯多窻外風光吾不校四郊禾黍定如何

松陰獨釣

半世京華困鼎茵高風時復夢玄真可憐緣木求魚者



今日君其問水濵

與客泛舟

欵乃聲中動畫橈不須舟子更招招而今赤壁荒寒裏試問何人有洞簫

日夕觀山

林慮千仞翠巑巑罨畫工夫在暮嵐徙倚崇臺觀未足紅輪西北月東南

西堤晩眺

小亭何用赤闌橋細柳新荷緑四遭落日胡床更東望
碧天如水月輪高

雨中移竹

山人聚景作池臺移得龍孫帶雨栽頃刻雲開晴日上
便教陰過酒樽來

月下觀梅

空明雲水碧揺沙疎影尤宜竹外斜為我殷勤謝偒父
莫疑縈李玉川家

倚檻觀魚

魚樂江湖自不知非魚非我敢相欺危言我不如莊惠終日觀魚只有詩

繞堤種菊

紛紛紅紫厭相看老境才將蔗倒餐不向四堤皆種菊風霜誰與共高寒

竹間開徑

翠寒深處覆蒼苔香霧霏霏晚自開從此一節雙不借

尋詩迎客幾徘徊

水口聽琴

幽棲長物一張琴時對清流自寫心老子興闌童子去月明懸溜有餘音

獨坐投壺

緑陰清晝矢鳴壺慶馬何煩用酒娱有主無賓聊一笑却呼僮僕煮臯盧

登臺縱目

老眼常疑萬象低憑高遠景更萋迷只從此地觀吾圃便覺江湖是小溪

詶白蓮

仙姿皎潔映圓臺真見凌波恣意開却是圭塘宜産汝朝陽東照玉成堆

詶水芙蓉不花

南土風宜陸地蓮移根培植不能妍世間久絶司花手却道殷韓是偶然

調湖石

一卷千古碧崔巍閬盡人間紫與緋老子未能凡事汝醉來聊用掛絺衣

聽箏

冰絃轟列倚歌輕絃外無聲却有聲我自忘情聊過耳幾人聞此發狂醒

酒間得口號二十八字

卯君為我鑿圭塘荊棘化為雲水鄉昨夜荷香新雨過

一年勞費盡銷忘

大雨兩晝夜僮屋盡仆惟軒前新竹綽有生意得二十八字以為口號

一夜銀河瀉欲乾桑田幾似海漫漫岸頹牆仆吾無憾栽活蒼筤數百竿

雨後觀竹乃有陻墊摧折者數叢因用前韻

憶昨移栽怕雨乾豈期平地水瀰漫此君於我真無負摧折猶堪作釣竿

聯句

盆菊

霜卉日已腓寒軋層空澄有壬大明麗若木忽自東海昇熙照我衡茅下南金爛稜層有壬密葉肥晚翠疎根瘦秋鷹熙睠茲貞淑質夙著隱逸稱有壬佳名豈易得高風邈難仍熙心將東籬興迹遠華筵登有壬美人遂幽討晚歲欣得朋熙誰令頳與紫亦復相依馮有壬黃裳本元吉間色詎能勝熙頎然挺尋丈欹傾待維繩有

壬 植以葛陂杖資以剡溪藤 熙 通譜品逾百口說為爾滕 有壬 宗既别大小祖亦殊高會 熙 濃如胭脂沁潤如酥膏凝 有壬 鮮如翦朝霞清如裁春冰 熙 肉色映蒙絺體素動研綾 有壬 百疊麪碎瓊千重蹙文縐 熙 鶯羽乍出縠魚鱗駢有稜 有壬 亭亭矗巨杯灼灼開華燈 熙 長身不免弱擎重嗟未能 有壬 摘剔留數花花損氣益增 熙 出奇世豈貯奪巧天應憎 有壬 人力固云勝物性柰失恒 熙 平生愧學詩多識猶儚儚 有壬 不如坐對之政

似羅豆聳熙真趣漸漸得香氣浮浮蒸有壬微吟慰晚節大滕哦松丞熙有花思陶潛無酒思王弘有壬南陽飲潭水壽者如罔陵熙所以遯世翁有樂在曲肱有壬傲睨風露表春花我方懲熙況為養性藥服之可騫騰有壬當年與花別待漏常雞興熙縻爵夢三徑歸田難荒艿有壬三徑幸猶存清興聊復乘熙庶幾韋表微千載驥附蠅有壬客來涉吾圃老圃嗅不膺熙灌溉瓶屢罄詠歌筆已蹭有壬身雖老尤託氣欲南山凌熙野人

富勝事行有悔繼承有壬此盟未歃血此語已服膺熈又恐遠莫移健步勞蹻縢有壬孤根豈憣然遂用玉帛徵熈彼蕙樹百畝妄以多自矜有壬芳枝愧真堅恐負騷人詛熈真賞各有適蜂蝶徒薨薨有壬詩壇戰戈甲齊晉壓杞鄫熈尚憐秋如海斠之以斗升有壬從公匀一勺臨淵劇兢兢熈

至正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三十三至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至正集卷三十

元 許有壬 撰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靈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絶使一時

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山公少年卓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浘徊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衆萬一有濟爾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然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則為逃於淮振於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已今

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
敏祼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
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為若公者事
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
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
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
集指南録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游京師故老能言
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

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綱目書法序

朱子感興詩獵舉三朝而不他及其有激於歐馬而綱目之所以作也周不綱非一日至命三家為諸侯則其綱不復可振矣此一書託始之命意也晉史帝魏習鑿齒已病之唐書紀武則范氏之論至矣通鑑千三百六

十二年事如指諸掌偉哉書乎其文則猶史也朱子慨
然本春秋之旨任筆削之重主正統以明君臣之分嚴
書法以誅亂賊之心其取義大矣永新劉益友先生作
書法發明之其徒進士湖廣省照磨馮君敬修欲其說
暴於世畢抒其概噫朱子之心憂世甚至非矛盾溫公
者也民彝物則之所係則因草生焉諸侯僭王則貶稱
君無正統則並書不相下帝昭烈以明正統書在房以
合乾侯死揚雄之仕莽卒陶潛而係晉皆凛乎斧鉞其

筆君臣之大義明矣他如與義徵旨益友之撥覆發其
蘊殆無餘蘊若夫開卷之初命三家率舊文者終卷非
一義苟至當吾何異焉蓋綱目成讀通鑑者有所折衷
而亂臣賊子無所逃罪矣二書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
也益友之書適而不牵會而不撇智周於理而力周於
文矣或謂孔子作春秋三傳且相異同朱子學孔子者
益友書法果盡合朱子之心乎予曰朱子之書主褒貶
其心易知也昔之書令之削昔之遺令之特書揆之以

始末律之以凡例舉此以見彼寓微而示顯者益友之綜覈精矣竊嘗一二致疑沉潛反覆袛見目力心思之不逮而足之所未至固未易悉其地之所有也然則書法一書抑綱目之不可無者乎後之人有如左氏公穀者操戈而出則非區區之所及知也

國朝名臣事略序

聖元基朔方立人極世祖皇帝混破裂而一之廣輪疆理古職方所未半其天地之再初乎渾淪所鍾命世卓

絕之才實輩出輔成之故盛德大業之所著自昊窮生
民未之有也然而百餘年來元勲偉績世未盡白故知
老者湮沒無幾家乘志銘不能家至而遍知也仁皇御
極勅太史傳功臣而玉堂秘輿世莫得而見焉監察御
史趙郡蘇天爵伯修輯國朝名臣事略十五卷湖北憲
刻諸梓徵叙其端有壬在京師早知伯修之學而未知
其有是編也惟其培學上庠歷史屬久故考之也詳擇
之也審其類例倣朱子言行錄條有徵据略而悉豐而

核其四方之爭先快覩者乎竊惟國朝真才雲集是編才四十七人有齊民知名而未録者盖朱子例嗣有所得當續書之也若是則四方之快覩者不一伯修之學其益昌矣又不知今士大夫用心如伯修者幾人世所望於太史氏出於事略之外者其將有所屬乎憲長都哩哲伯幕府李榖王大有識風紀育人材俾覩者率作是亦韓子所謂牽聮得書者也

安南志略序

士為學當籠絡宇宙天之所覆宜皆知之而或窒於遐泄於邇里閈見聞有弗深攷穹壤之外渾淪之墟尚可知乎淵明覽周王傳山海圖以自適其胸中之奇高世之致可想見已章亥所步予無得而究焉其得而究則士名者可不知乎安南見虞書漢唐來職方氏物也宋末平納欵於我列聖容煦示王者無外而已非有所利之也然其山川郡邑之所直風俗之所尚物產之所宜雖職方氏有不得而詳焉載籍雜見非習其土罔克傳

信會而定之博洽之士病焉東山黎景高其國人也習其土者宜莫景高若也入中國五十年來之載籍參以所習為安南志略二十卷至順初朝廷以制作上之於是景高之書與其名不朽矣好事者將板之世乞予序之夫自成周九譯入貢二千五百年中雖叛服不常亦中國德化厚薄之所致爾我元之興不招而來厥後自啟邊釁我則威之其來格也我則懷之此我元待安南之大較也至於出師遣使之旨招諭錫賚之恩與其臣

屬始末之情狀是書一出槩可考焉景高在其國佐彰憲候陳鍵幕乙酉内附其國邀擊之彰憲戰没景高抱其屍馳出瘗之坵温懼夫忠義之湮没也故紀録尤致意焉其氣義又可知矣然則是書之出不獨知異域之詳又以見人心天理之同者固不間於遐邇也其亦有補於風化者乎

琴泉先生詩序

漢陽文學掾湘瀏劉嗛光遠氣豪而温學充而貞與之

游知若人游之久知若翁翁字山甫盖今之隱君子也昔長沙趙公平遠典型一時尤相厚善家貧有襟量士大夫過者無不欵接藏書教子掃絕塵俗惟癖於琴平遠號之為琴泉先生其有得於琴乎古者成人以樂養其性情而蕩其邪穢今則無矣鄭衛嘈雜萬耳一聲聲之正者獨琴近之故嵇康嘗謂衆樂之中琴德最優幽人高士養心理性舉有託焉平遠多藝尤精於是度曲審材斵削漆絲悉身為之顧挈是號而被之則其能可

知已天下之水泉為勝水之源也海雖大受外所輸非其自出也今夫發而涓涓流而滔滔徹而為溝池瀦而為江湖以輸於海而無窮皆吾之所自出取於内而不求於外者也而其為水也猶雨之始隕於天潔而不汚者也易象蒙中庸時出孟子之有本皆有所取琴則何取焉豈以其始達也歷澗谷觸崖石潨然鏘然幽響振越和之以清風亂之以松聲山空夜閴其有契於吾琴乎抑絲木為聲假於人以發者也泉自然者也愛而不

可挈也寓諸器而寫之泠然流出於絃徽間彼有無窮之流此有無窮之聲聲與心會物我兩忘不知琴之為泉乎泉之為琴乎山甫之為琴泉乎琴泉之為山甫乎吾聞其人淡然無所好豈屑屑於藝者寓意自適以發其胸中之樂爾年今七十二飲食起居如少壯時其又有得於琴之外者乎予以平遠之交知其友之端以光遠之子知其父之賢故喜為序之

宋誠夫文集序

延祐己未贈翰林直學士謚正獻宋公誠夫偕其弟顯夫始入京過予陋巷一見如平生出所著曰千樹栗者視予曰京師吾鄉田廬盡廢江湖二十年儲蓄歸為恒産獨此爾閲其帙知其學已充文已成謂之曰君之産不但與千户侯等將與萬户侯等永之山北憲幕歲辛酉當大比時語同官第一人必在誠夫已而果然為御史為左司都事皆與予同事當大廷議論不顧忌絶去儒生拘迂懦訥氣習若老於吏牘者仕至國子祭酒而

病尋卒於位既葬顯夫出所為詩文監察御史上之臺臺檄山南憲下所部刻之梓而俾予叙其端夫士之生世生有聞於時沒有垂於後是不死矣而士之垂世者未可必其必傳而不與草木俱腐也至於誠夫之文則吾知其必傳焉待罪中書每館閣論材未嘗不為誠夫歔欷使天昌以年則其長翰林集賢亦猶昔之意其魁天下也不幸用之未嘗盡其材而幸得顯夫為之弟使其文著於世傳於後又類所刪文若樂府為别集片言

隻字無所遺逸顯夫可謂能弟誠夫可謂不死矣誠夫自選其文更千樹栗曰至治集其傳不待予叙也獨列其守官梗槩使讀其文者知其政事之長而信其見之文者非空言也顯夫今監察御史文如其兄二宋之名於是益著矣

智子元越南行藁序

鎮陽智熙善子元以多學濟卓犖之才大德間宿衛春宮蕞速化行其志命與時左為南臺行人轉掾史又不

樂棄去令太師秦王右丞相為南臺大夫知其才居中書擢西曹掾皇上即位故事遣使頒朔安南行者超三級歸不駁降故自售雜遝而薦私者亦復沸騰久不决乃合議堂上丞相曰智子元可欲行者與智面校優劣衆口始塞於是子元以禮部郎中佩金符為介使以行既反命出紀行詩藁徵言表之禮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況天子即位乎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況蠻夷小國乎安南先宋納欵

我不拒之天下既一彼復反覆我不銜之褒嘉錫賚不吝也然自世祖時召其主入朝而為辭幾易世矣世一來王且不能行而朝廷每勤行人涵容煦育大抵以見我元之天地其量也覩子元詩其處之之道大較已見矣今年五月二十五日掄才大安閣下子首舉子元甚力丞相喜且云子元佛法亦通宜亟用之而下坐他有論薦可否持久俄丞相起遂輟凡使安南既酬美官子元獨留滯餘一年雖然丞相不忘也一旦柄用其亦自

行其詩乎讀之竟序而歸之

左丞張武定公挽詩序

大德五年朝廷有事西南夷江陰水軍萬户張公特鎮通州年六十五在行主帥憸人且宿有隙公策可决勝皆扞格不入賊圍帥急公發三矢斃三酋解其圍帥復遁去公死之倉頭張如山負公屍歸孤漢走赴及瞻如生葬京城南中疃里先塋朝廷録其功贈宣忠秉義功臣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齊

郡公謚武定通人立祠奉之詔為功臣作傳漢狀之太史而太史張起巖又銘其碑漢曰史若碑固傳信來世而史嚴金匱碑在兆域何由周及鄙誠欲速託之多詩公其遂名天下乎於是凡識者又請歌之聞者從而和之積久充溢則為別卷俾有壬為題辭嗚呼孝子之於親其心肅有既乎親之喪雖一而喪之遇則異親有疾視起居奉湯劑始終無毫髮悔不幸考終念罔極之德且創鉅欲滅況李溝感截晝之痛於終天者乎起居不

得而視也湯劑不得而奉也聽而不可聞也望而不可見也追而不可及也則惟有知善而傳以顯於世者猶可及爾故一人知之不若天下知之一時知之不若後世知之使天下後世知之必其人功烈之不可泯人心之不容自已者是固不可力致也而不能不致者孝子仁人之心焉古之人臣功德在載籍者君子知之庸人不知也有婦人小兒田夫牧豎皆能道其姓名者豈不以傳之者衆感之者深乎人之志發為歌詩衆聲鏗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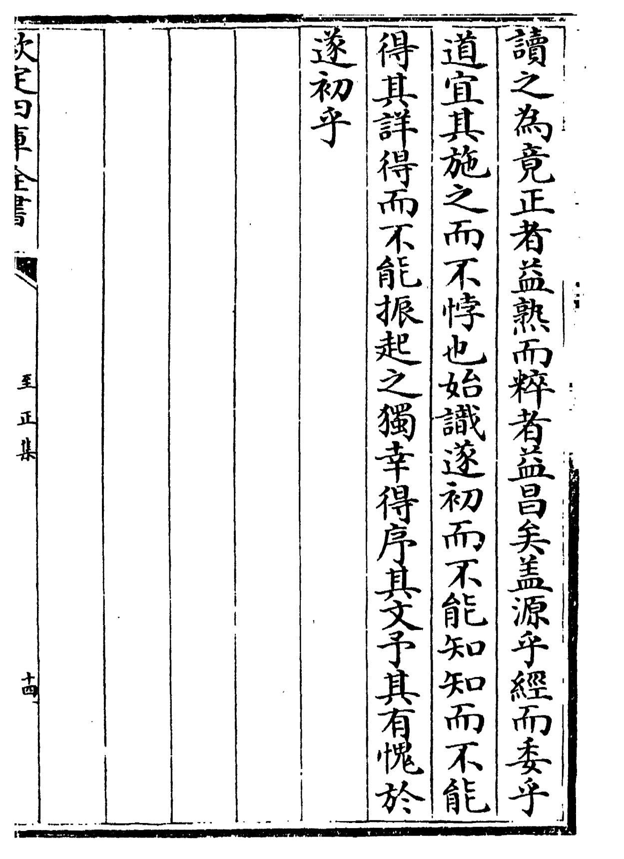
流播遐邇動盪心目淪浹肌骨文之感人易而入人深者也託之以傳於天下後世則吾親之亡猶存矣公少能脫人於獄南征北伐皆有功老能奮身死敵可謂忠矣漢起家拜南臺監察御史遷內臺風釆振揚號才御史所莅有稱以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致仕有壬入京一見相知延祐二年冬嘗為之作挽詩矣今二十餘年而集賢之衰老益不替可謂孝矣噫天地無窮詩歌亦無窮孝子之心庸有既乎然則武定之忠集賢之孝皆

可歌而傳者也有壬特與之為糠粃云

李遂初文集序

有壬總角師廬陵李秋山先生讀書零陵後識其從子遂初於京遂初知予予未知遂初閱二十五年辱惠書武昌始知其學之正文之粹而寧知其行之如其言乎及來湘南士論籍甚又知其行之如其言也遂初兩為邑教作新學宮武斷吞學地前官不敢與角則抉而出之長岳麓山外侮内訌勝以定力終更帑有餘錙廩有

餘粟以貫石計各若干非毫釐不私其能積多若是耶
嘗論校職明天常以淑世作人以資用他莫重焉而世
每易之易之者非也使人易之者何哉教事不修摧廢
不葺惟既廪是徇若然則不但易之而已也其視遂初
得無愧乎江南士名者例為文能者鮮矣能者有之及
施於事猶畫工不知梓人之制繪為宫室跂翬炫爛按
圖作之則棼錯迷謬矣士有能文而施之不悖者予固
願見而樂道之况師家佳子弟乎承示文藁為序其端


讀之為竟正者益熟而粹者益昌矣盖源乎經而委乎道宜其施之而不悖也始識遂初而不能知知而不能得其詳得而不能振起之獨幸得序其文予其有愧於遂初乎

至正集卷三十

至正集卷三十一

元　許有壬　撰

序

陸宣公奏議纂註序

鄭春潘仁彦賔為陸宣公奏議纂註南臺御史上其書且薦其才可職校湖廣省調寶慶儒學正而移其書中書下館閣校勘館閣題之湖南僉憲高昌赫公國寶尤

愛其書請予序將刻之余惟三代後賢相世有其人然匡輔之業功於一時謀猷之文功於萬世有其業而無其文者多矣有其業而有其文可施於一時而不可施於後世者亦不少也至於施之當時而已效用之後世而不竭𫗦然與聖經賢傳並立於天地之間而不悖者獨陸宣公奏議為然爾東坡以為古今之精英治亂之龜鑑豈不信哉國寶始作邑即有聲為御史兩臺僉江東憲移湖南聞其能政而不及叩其所得及觀是舉則

知其有得於是書深矣夫舉是書而施諸用君可以為堯舜臣可以為臯夔稷契況一道乎國寳以其用之不盡也大其傳使人有是書得其位而施諸用則疲癃尚何患乎不蘇風俗何患乎不淳而天下何患乎不治其用心亦仁矣余聞部使者率榜笞彈黜是急國寳獨汲汲於是葢有見於遠者大者繼今樹立其可量也哉

送陳季和序

大德辛丑有壬侍先公官衡陽鄰安仁陳君季和館見

其學與之交石鼓鴈峯花藥之勝時往必俱詠歌倡和無徒嬉也得薦待試李和又同刻乙巳余隨侍湘潭别馬季和取李陵詩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爲韻作十詩始以責善中以期待終以惜别有車笠不我忘寄聲長相思之語當時讀之已爲悽惻丙子歲始會京師俯仰之間三十二年矣人生能堪幾别哉而三十二年中江湖風雨悲歡得失不知李和有詩幾千百首能盡述之也余僥倖適分中間父母兄相繼傾逝追思昔同遊

時在具慶下讀書外百事不關慮其樂終吾身不可得矣故余雖樂曠久之會遇而又有深悲者焉季和歷邑郡校官當陞教授教授員浮於缺數倍在昔有皓首不調之歎至治辛酉選部以廵檢則缺浮於員始議借注以八品借九品而當時執政且謂廵檢為流官教授在流外戛戛靳之予時主事天官力辨於堂九品監當中州得借孰謂八品師儒且置要荒而反不彼若乎其議始允選部行十六年季和今借授寧都廵檢始釋褐矣

聖朝列聖崇儒今上諄諄播告在天下耳目而姦人抵巇賢書遽罷天威赫怒罪人斯得成規治具駸駸乎復矣以季和之賢之學髮蒼蒼而方試一命局已定格不得施其長天下之知季和者莫予若而予又執政乃處之若是其愧於車笠之語多矣尚欲膠榮以妨賢路乎然而在予則誠有歉然者在季和則何慊乎哉素其位而行抱關擊柝雖賤必敬況緑袍挾弓矢率求盜為人除害者乎使一方盜不作作必擒民得以安其田里是

獨不可為政乎古之君子其取也廉而其效也博今之君子其取也肆而其效也晝季和為古之君子而予為今之人也昭昭矣於其行為之列昔日之好與夫今日之可悲可愧者為序以餞之

玉淵集序

衡安仁陳雍季和奉其父巽卿先生玉淵集請曰雍先世弃業擢第里人號所居青雲里吾翁有聲場屋世變隱居百念蕩滌獨不能忘情於詩幸哀而表之翁其託

以不泯予予少在衡與季和游獲拜先生先生頎然一偉丈夫蕭然有林壑姿聽其言藹如也李玉溪世傳得道先生從之游得其學視世聲利敝屣之不若予時甫冠不能問且銳於進修未知世事之真可輕也今讀其詩而後知其人焉昔人言詩非能窮人窮者詩乃工然窮而工者多怨悴無聊之語雖強自寬釋猶賤丈夫忿怒形色有不可揜者今夫螢窓雪屋殘釭獨坐山莊野館風晨雨夜他人有不勝荒寒悽楚之態先生日之所

過心之所觸形之歌詠冲融蕭散無一毫抑鬱不平之氣始終卷帙無一章投贄奔趨之詩其所造不淵矣乎至於夣中談仁則於信道篤矣其於方外亦寓耳先生名一霆玉淵其自號也壽八十五而終季和能世其學先生不獨昌其詩又昌其後而詩之傳益昌矣奚必予託而後不泯哉

宣政使楊公行實序

西夏楊公安扎爾布哈延祐間為行御史有大姦席勢

惡竊鉅位人重足側目擊之不報遷內臺又擊之所恃城社禁掖媒蘖為譴出僉憲入二長右司皆有閒監憲五道力農桑修學政勵風俗教戒家至乙亥七月上京有東門之驚由户部尚書拜治書侍御史俄除陝西左丞未行改同知宣政院事遂升院使昔嘗以母老棄官歸尋監河西憲無何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夏民惜其去有釋之者曰公之道行於此夏人被其澤行於臺諸道被其化立於朝廷則天下受其賜河西獨不在鈞

陶中孚序其說以餞持以示予曰之人之言予懼其浮也不頌而規予望焉嗟夫呂鉅車舞世未易一二數宣政公自河南監憲召為户部自户部四轉至一品位益崇而心益卑名益起而心益修可與語大理矣士之生世官崇卑不校也顧稱與否爾然器之大者其受必大亦其宜也故施之高者其及溥發之力者其志遠使人器之而崇卑之效不能無别焉朝廷以西夷素獷因其教而柔之西若南幾千里戎馬部署分職大小皆付宣

政弄兵竊發則獮薙之其任亦重矣宣政修敝舉墜人與其能予復何規規繼令可乎宣政位雖高任雖重然外是則所施尼矣一旦置諸鈞衡首諸風紀以厚民生以正教化其重不百倍今日乎且昔之為憲或臨馬部若院或拘焉臨也拘也彼之宜此之戾也亦思所以宜於此者乎挈其綱審其機本之以至公守之以至誠吾之所施無適而不宜矣世之修飾為筌蹄獲其欲忘其器謹於取怠於成者衆矣宣政毅不可奪夫人知之而

予又及是者責善之道也以是為規可乎宣政曰命之矣因是以為叙

贈寫眞陳芝田序

翰林揭待制曼碩序寫眞者稱錢塘陳鑑如父子獨臻其妙余不識鑑如識其子芝田丙寅歲嘗寫余眞小兒始學語乳者攜而過卽指且呼兒曰見惟便服像乃朝服而暫見識之於是知其得余之深也始余未相識人人稱其藝又作余像始知其能雖知其能而未敢許其

至蓋余見識素淺且慮天下之大將無蹴其右者求卒不獲又得曼碩之言始挈余信以被之為之説曰志於道游於藝藝固後道君子取焉者蓋有好道而盡於藝者也繪事亦藝也其天機之深物理之妙有非淺近之所能窺者就繪事中人物最炫目近習工之尤難人知芝田之工而不知其得於筆墨之外者且似者形也似之者非形也神也形外而神内也外而最著者面也形至焉内而最微者心也神出焉使心而見於面内而襮於外

其為道不既淵乎故有得其形矣而識者不以為似得其神則雖眉目之有參差容色之有淺深望而知其為某也芝田好論人賢愚壽夭貴賤有人倫之鑑故其所造不例人之難蓋相之與畫名雖異而理則一得於相而不能畫者有之矣未有不得於相而能深於畫者也不得於相而畫者不過為肥紅瘠黑庸史之筆爾以韓幹之能僅得趙縱之形昔人列吳晉而下名手才三十餘人卓然可傳又不過數人則寫照為藝豈易言哉若

芝田者盖卓然可傳者已京師三十年畫富貴人不知幾輩得金帛積之可大富而散若土苴受知延祐至順兩朝才被一命世知其藝而不知其為倜儻人也故併及之

送劉光遠從右丞朝京序

衆星麗天而拱北辰百川行地而宗東海在人則朝覲之義也臣所以竭事君之誠君所以豁踈遠之蔽舉係是焉君臣之分立上下之志通朝覲之義大矣哉昔在

唐虞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大行人掌大賓之禮以親諸侯侯甸男衛要地有遐邇故見有疏數焉書稱敷奏以言明試以功禮春以圖事秋以比功夏以陳謨冬以協慮不獨執贄備禮而已也秦既廢古後時有闕不常也我元之盛跨軼三代親王守分土非有命不敢朝官守居外者行省十行臺二長官秩一品皆帷幄重臣
朝廷有大事則徽集親王大會京師陳祖訓申戒約鴻謨大法有古不及饗勞而歸莫不感悅而安其世守行

省臺則遣使入請臣某請入賀不敢擅奏可乃敢行或易人惟命得請率僚屬奉宴幣給繹既入見以宴幣上太官升辭為竣事饗賚之厚薄顧上之所知何如有壬官京師竊聞老朝官言世皇時外臣入見必問部內事甚悉部內事有利害可罷行悉敷奏之雖不屑屑四時而其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之意宛然隆古時也今天子即位湖廣省臣以典故請右丞以上命行掾劉嗛光遠以選從且行請曰嗛昔計偕而黜雖入京猶未也幸今

從右丞公入頗勵不敏光遠進士除教授漢陽三年省臣才之羅致幕下尤為右丞知拔行輩中以自隨令湖廣控制地幾千里其最為民害者幾事其最為法蠹者幾條省以兵聞四方果如所聞乎猺黎猲獞飛軏方殷亦有道柔之乎右丞明習時務老於政者也此行見天子必有敷奏而行之光遠亦思所以助其言而推其知乎不然人人可以從公于邁也光遠是行觀朝廷之盛歷山河之雄亦必充然有得措之事業若夫徃來僕僕

目之所接心之所會但以資歌詠挈巨軸歸曰吾文士斯可矣則非所望於光遠也

擊壤同聲集序

聲在天地間為雷霆為𡿊隹竅穴為鳥獸之鳴與凡細蟲之可聞者為水之磯瀧物之戛磨雖重輕清濁和戾之不同其出於激一也在人為言而行不與焉言有喜怒皆激也而精者為文文之精者為詩聲而至是萬物之聲蔑加矣康衢之謠擊壤之歌其淳未漓其朴未凋

其發於聲洪龎渾厚而自然之文實具於中及靡靡之聲作淫哇嘈雜天下化之雖以小雅不免怨誹況騷乎況降而益下者乎江夏熊君堯章讀書不仕喜作詩無愁憂促迫無聊之聲彚其所作號擊壤同聲集蓋言生太平之世安於耕鑿猶野人自樂擊壤於堯天而欲同聲相應於數千載之下也聲同矣樂有不同乎詩特其寓爾昔康節伊川名擊壤不獨同其聲直與之同其天與康節伊川同其天當自知之求予序因以勉之

壽慶集序

予至順癸酉記孫義方壽慶堂繼為文頌以章其孝者聯編累牘義方録以寄予京師予因喜其母健而致文曰富也戊寅予南歸則其母已棄養矣其友萃為壽慶集求序其端嗚呼昔之壽者今無所見矣昔之慶者今為劌鉅哀苦矣則斯集也非蓼莪之詩乎世有養不待而為終天之恨者義方及養而母又壽逾九十有子有孫若可無恨矣然孝子之心失親一也寧計其壽不壽

哉且及養而壽㡳且若是則不幸不及及而不得終焉者其為恨詎有已耶則凡世之幸而及養者可不竭力以篤愛日之誠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哉予永感之人追思昔時及而不及者多矣身不及矣而竊有望於人焉書以為壽慶集序

大元本草序

淳樸散而後人始疾醫藥盛而後疾始熾醫藥罪乎非也不明者之罪也醫必方方必藥而良惡之異性風土

之異宜眞贗之異用必本草而後知和扁神藝藥非精良疾不能已然則藥有本草猶辨貌有鑑出師有律其醫書之近而尤切者乎自一日七十毒後究心遺經三卷者梁之陶唐之蘇李蜀之韓宋之開寶嘉祐諸賢增三百六十種至一千八十二種可謂詳矣然梁限於江蜀局於西南宋畫於白溝唐雖一天下其聾翔漠一時懷柔不能一家也則異方物産有不得而悉者已開闢以來幅員之廣莫若我朝東極三韓南盡交趾藥貢不

虛嵗西逾于闐北逾陰山不知各幾萬里驛傳往來不異內地非與前代虛名羈縻而異方物產邈不可知者比西北之藥治疾皆良而西域醫術號精藥產寔繁朝廷為設官司之廣惠司是也然則欲廣本草以盡異方之產莫若今日也聞諸故老至元間嘗議及是而後不果明陽朱轅仲侔述大元本草求序其首書有三綱九目其明部屬謂舊本始玉石人部居草木後為失次萬物人最靈乃始人部餘各有次而終以鬼疰人部首列

內外景圖詳疏其下舉元命之秘生死之關昭揭諸世蓋欲使人人自知有此反而求之則養生得其本外邪何由而入扎瘥何由而至醫可不用矣其不能也則醫不得不用藥不得不餌而吾之本草不得不明焉始則教之以不病之要終則示之以必效之藥其用心可謂仁矣昔人窮一經且皓首此尤難焉詩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性若味未必能識也唐宋修書必集衆乃仲併自少至老獨力攻此可謂勤矣又有外部餘部以其

多產異方商賈所不售知識者少但録其名物治證而不暇有所考覈此則予之切切者也仲倂將奉此書上之朝廷竊意大醫使因是成書裒異方之產前代之未聞者萃為一書則可以軼宋唐而信後世矣是之謂大元本草

至正集卷三十一

至正集卷三十二

元 許有壬 撰

序

如舟亭燕飲詩後序

京師據山川形勝四方舟車之所會風物繁富古今莫加焉北腊西釀東腥南鮮凡絶域異味求無不獲九州風土所有士人未及一見而已飛聚於陸海矣士大夫

良時擇勝治具合朋舊叙契闊勞勤苦滌滯慮信可樂也而牽於事役鮮克稱遂四時節令有不知而過者湖廣省掾汝南周子嘉出詩一軸十四首盖其在京師至順庚午歲中秋重九會諸公如舟亭所賦也分韻者九人學士宋誠夫嘗與余同在左司少監歐陽原功實同年修撰謝敬德同歲得解亦皆同時官京師追念昔時未嘗得此樂也或撥冗鼓勇强謀一歡搏沙捕風左胥右掎百端敗人意則此會之見於歌詠而子嘉什襲以

為美談宜也就九人中原功又不與詩乃追而補之者也辛未予入京見三君不得盡一語而歸況燕會乎予則歸矣不知誠夫輩還數數得此樂否子嘉末書其後予雖當時不與斯會而附名卷末亦可以如原功矣

王淮纓集序

中原自宋播淅文教幾熄金源氏分裂之餘設科取士士氣奄奄僅屬而吾鄉登第者餘五十人聖朝戊戌之試復其家者子孫於今賴之至元間一時名德遂傑視

他郡學者觀感日益以盛是盖山川清淑之所鍾濟以前輩涵啓之有素非世變之所能易也若濯纓王先生穎悟力學聲華充溢拜南臺御史僉江東道按察司事投紱而歸讀書講道發為文章盖資之有源者也先生歿子植仲武索遺槀得古律詩並長短句若干首走書屬序將壽諸梓有壬每恨弗獲親炙鄉先生兩至先塋皆衰絰從事不敢有請仲武能不泯其親之善而揚於世可謂孝矣詩之雄渾而清健長短句之婉麗而飄逸皆

可傳者也眉山長公謂君子用心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邦豈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有壬喜吾鄉文教之有素而又喜是集之出吾鄉之後進益有所取法矣然非一鄉所得而私也有壬辱後進竊願附名集中是區區之私也先生諱可與字晉卿濯纓其自號云

送馮照磨序

仁宗皇帝之圖治也謂仕入多岐不基於學病治為甚排衆議出宸斷繼世皇之志始以貢舉取士蓋中原自

金源氏滅貢舉廢且百年故延祐癸丑詔下天下聳動思見德化之盛復限吏秩廣儒用黙寓消長之機焉聖人之心其至矣乎亦惟秋谷李公懇懇於播越在淵時一旦爰立大議遂定上而大臣且笑且怒下而素以士名恥不出此亦復騰鼓謗議贊其成者才數人爾士出門持數幅紙始終綴文才十一首即得美官拔出民上矣彼輩金舟粟貫以萬計得一命尋復奪之而吾一毫無費也胥吏輩自執役幾轉而得禄少不下廿年始出

官而吾自鄉試至竣事才十月爾則吾之報稱宜何如哉乙卯迄今六科内而才學名者可數也外而政治聞者可數也昔有人取凡敗於貨㴩厥官者列於朝繼自今有贓雖輕亦坐不叙其冒藉增年大非德行經術取人之初意事君欺君罪莫大焉督風紀嚴察之且言四書賦題世已括盡宜兼五經為疑問又言首科士無宿備而號得人令為師者教人以獵等為弟子但事套括侥倖一中其學如此其施可知請大吏張之主者雖隨

事折之而當時大臣復有不悦貢舉限秩而用事者欲因而揺之周旋扶護而潛弭之一二人是頼盖設科来列聖首詔必有因而揺之者庚申之春則剥復之機係焉癸亥冬惴惴幾墜列聖仁明不惑邪説以有今日士之揚揚一第者亦知其難若是而思所以報之乎吁天下之大由是出官者幾人多岐而睨之者如堵也予亦玷科第官且十一轉非曰能之知行之之難能懼而已泰定丁夘来鄂甲子進士馮君敬修為漢陽丞在府附

治且密邇二大府不兢不柔上與其能而下多其惠再為湖廣省照磨照磨秩視在朝非有聲揭於上不得也抱利器施會計間省有事假一割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探其為學則宏而有源叩其為政則習而不拘其善學而有得者今又代去秩益升而才益有所施矣江西士淵藪也予恐其但知貢舉之易而不知貢舉之難敬修歸而試語之使教者知淑人之大學者無欲速之獘而仕者不入於可議則仁皇之心列聖之詔孔子之教

舉不負矣吾元貢舉將無愧於前宋盛時之得韓范富歐也予與敬修同出是途故敢及之敬修毋獨為君子而已也

朱本初北行藁序

韓愈氏稱嵩高張道士通古今學有文武長才以平生攘闢之勇許與之慎而所稱若此送廖道士則又疑魁奇忠信才德之民迷溺於老佛之學不出求其人如不及則知世之懷才抱德寄迹老子法中者君子惜焉余

早聞提點玉隆萬壽宮本初朱君之賢觀所作輿地圖知其問學之博考覈之精今年過我出詩文一編題曰北行藁者蓋其乙亥歲出山乘傳至上京往來之所作也跋涉數千里間山川風俗民生休戚時政得失雨潮風雹昆蟲鱗介之變草木之異可喜可愕可歌可笑大略皆盡蓋其蟬脫聲利笑傲方外所持也專故所造也至若高句麗之諷諭無愧樂天景州賊捕蝗行諸篇皆拳拳不能忘情於斯世也後其家有示兒子楨詩夢寐

其兄有相依諧脊令語則父子兄弟之倫明矣張煉師序謂老氏五千言皆治國治身之要飛騰不死之説無一語及之跋陳秋嵒詩謂由儒入仙道故能窮理盡性知所先後若是則本初之於老氏其善學者乎心之所存身之所履則未始離乎儒也若夫絶去禮學兼棄仁義果何道哉世不乏才惟師其師學其學而不能一焉則泥矣自吾藩籬之外沃壤通逵目如鹵莽往而不返卒淪於異其可歎也夫昔秋谷李公當國一見本初即

勸其反初服本初以早奉父母父殁而不忍改也使本初用世必爛爛可觀不獨詩若文而已秋谷之長於觀人當益信於世也平生著述尤富此一歲之作爾書其首而歸之

送蔡子華序

都省握天下之機十省分天下之治然十省之屬自莞庫而上皆命於朝非若古藩鎮僚佐得自辟也得自辟獨掾爾而復確有定式六部宣司史外已官復掾者又

居其半雖大臣保釐才徳兼人不如式不能録之也且
已官者幸蟬脫矣復聽從事簡書者蓋重其役而亦使
人益自重也人益自重則事可不率而興矣盈考優升
俾為提徑人亦忘其重勞焉湖廣省號重鎮朝廷必慎
擇省臣省臣必慎擇掾屬南徐蔡君子華由校官為汴
省掾天歷初當兵衝時與敏給至順壬申予過南徐始
識之今户部侍郎萬國卿實汴省郎中具為予言繼擢
湖廣儒學副提舉改徽州路知事將行省臣才之又屈

為掾曹務劇者率畀之震怖而不為之動紛糾而不為之亂聞於國卿者見之矣古下士而下雖胥吏嗇夫雖秩有崇卑莫不學古入官素其位而盡其事無殊軌也漢稱緣飾若離而尚未遠今則判然矣挾兔園册四體不自舉固不知修齊治平為分内事而筐篋剔刔自謂足以了天下務其佔畢伊吾至目能有識手能有執亦何從而得哉獲其根柢而遂詬大厦濡其涓滴而遽訾滄海尚可望其能國哉子華儒也兩屈於掾皆以能稱

事益練智益明吾知其有以服彼而自此升矣鄂士大夫惜其及格而去也咸賦詩以贈之屬予為之序予知其賢故不辭

鄧彧之詩文序

廬陵鄧彧之詩文予同年馬伯庸有序其里人孫義方又以委子逃暑山中挾之行始得盡讀彧之有異禀詠家學濟以勤力幼已有能詩名長復淬歛其文造益深而出益工矣方貢舉行躁者率掇撦苴鎛買畧獵科茫

不知有他路世一以罪科善學者不爾也或之廹養爲科業不爲苴獵其文可徵其言前世决科無聞詩人一語千載不廢盖有激焉科既格一乃心力增其已高濬其已深以極其所至將不啻詩人一語千載不廢苴獵偶得孰與吾得之多激有不平矣乎吾願或之之益進於道也進於道舍柳子之所本皆末矣或之進未見止故敢舉以爲助他日尚能爲君序之

江漢集序

江漢集者鄂省理幕湘劉劉君光遠之所作也初光遠以碩學俊才得鮮湖廣俄奏除漢陽郡博士一時有不及光遠遠甚得乃過之得而棄其業如遽廬而光遠職師一郡既以教人又以自益其文遂昌於江漢又能脫去科業氣習炳炳琅琅卒澤於理而能粹且潔也彼之得乃其失也而吾之得不既多矣乎而又求益不已不以望於人者望予予可孤其望哉夫文以明道而假乎辭也文而不至道將焉傳故有待於成焉本於經以立

其體參乎傳而暢其支而必力於多以熟其途而後可以語成也孔明出師令伯陳情照耀宇宙動盪古今固不在多乎欲光遠之多者多則熟熟則自得而後有以約於寡也多而不能約於寡者有之矣未有不多而能約於寡者也東坡言詩非甚習不工要須日作一首文猶是也坡之名世其亦以是也哉予他日將驗光遠於江漢集之外矣

送劉光遠赴江西省掾序

泰定戊辰始識劉君光遠於鄂時教授漢陽積習率年既廩乃毫粒不私職日以舉湖廣行省器而掾之盈考貧不能赴調封所由寄予予待罪政府員天下寒俊其有基可植者則未嘗不力仕籍變化朝著為速主者尤靳非力取不可得光遠得湖廣行省理問知事中書復聽奏可治外而實視朝著也理總一省推鞠部内事不能决者舉資折衷其辨於幕人皆直之將代江西行省又辟為掾夫官坐而治吏立而趨官九品亦有立而趨

其前者吏雖大府崇秩其勢不得不卑士不得已假途馬坐而治矣復立而趨何哉如制七品則推封其親光遠父母皆八十屈爲掾則一躍可至他官非十年不可其志亦可憫也哉予不能掐其行獨有以勗其行也學不間於仕不仕學優而仕仕亦學也上而致君下而理財治獄簿書期會之際質吾之學其不戾也然後行之則吾之學可驗而實矣光遠昔試藝幾千人中出金於沙可謂難矣況兩得乎其仕也所至以能稱推餘力益

攻為文章其進蓋未已也江西號多士可資以益學而其流俗以健訟聞仕其地者益不可忽予願光遠入於署則舉其事而資吾學入於家則繹吾學而待其事力有定而業不奪昌黎廢棄時日之好無功昏冥之逃舉不能抵吾巇矣且言不辱於難而辱於易行不毀於鈍而毀於鋭是又原於學而委於是者也學之不已且至聖賢所以顯揚其親者大矣不但七品推封而已也光遠師視予予不敢好而亦不敢張其請序以贈之

周梓洲詩序

詩難乎鄙人女子率爾成章詩易乎千百年文人才子雕心劌胃白首不能已率爾成者後世無以尚雕心劌胃而論者千劊百孔漢魏而下可考也詩有時乎唐虞賡歌後有三百篇三百篇後有騷騷之後有漢魏有盛唐詩有地乎譜江西者雖曰人不皆江西詩皆江西四洪徐謝詩果皆江西乎謂形異味同味果皆同乎由是言之謂之難不可謂之易亦不可論以時不可論以地

亦不可顱人心所得何如耳宋南渡放翁後詩可數及其季世溺於所習工者尤少而人心之詩未嘗泯也茶陵周梓洲先生當陵谷變遷之餘胸中之藴一發為詩惜其逸而不存也存才三十餘首莫不峻潔勁秀抑揚頓挫風神爍爍不可掩蓋脫略難易不局時地而得於心者也其孫泉請予序一閱而為擊節三復而悲之世無采詩官逸者不少微泉不幾於俱逸乎杜荀鶴謂妙在一聯況三十餘首皆可傳者乎梓洲可無憾矣

論語衍義序

古經子傳註之未盛也人所以傳名家其從授諷誦者淪浹肌骨終身不忘沉潛反覆必有得而後巳及剖析爛漫文益繁而道愈離學者恃有成書不求之心而悉委之目是故傳註盛而後學者始怠呻佔畢而習者且不可得而况有得於心者乎而况莪苗秀混涇渭知所擇從而至於道者乎河南二程夫子出而後聖經復明子朱子泝程源而上之挈百家紛紜之說擷其長而萃於

正四書集註精密嚴簡信乎為萬世不刊之書也其有機張而不示於度者蓋欲學者自得引而不發躍如也昔之註傳可同年語哉學者誠能虛心切已不以尋常易之則終身有不容自已者焉余觀柴君希堯著論語衍義十三萬言本之程朱申以證據斷質明盡可謂勤矣由傳註而有得且有以自見於世雖若架屋疊牀其視目傳註而怠者大有逕庭矣然而傳之遠者漓其淳言之繁者支其體希堯之先其學出於饒雙峯雙峯出

黄勉齋而勉齋則親授於朱子所貴乎後之學者因其流而泝其源則不漓不支矣

至正集卷三十二